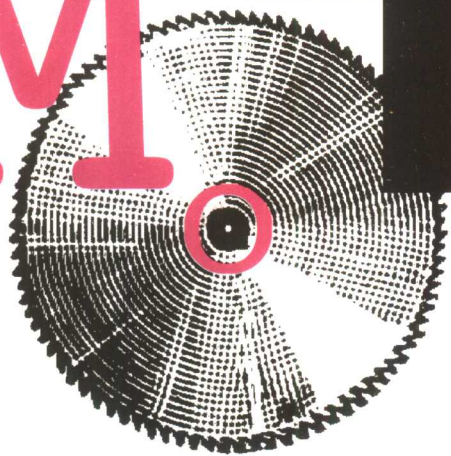


铁磨铁书系

余杰
著

T
ie

M



T
ie

铁

磨

铁

上海三联书店
SHANGHAI SANLIAN SHUDI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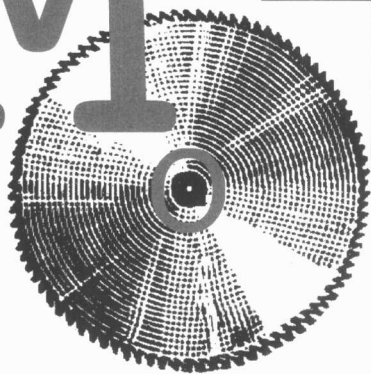
铁磨铁书系

余杰 著

铁磨铁

T
ie

M
T
ie



上海三联书店

SHANGHAI SANLIAN SHUDIA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铁磨铁 / 余杰著.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3.4

(铁磨铁书系)

ISBN 7-5426-1772-9

I. 铁… II. 余… III. 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23986号

铁磨铁

著 者 / 余 杰

责任编辑 / 黄 韬

装帧设计 / 范蛰青

监 制 / 沈 鹰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235)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81号

<http://www.sanlianc.com>

E-mail: sanlianc @ online.sh.cn

印 刷 / 上海新华印刷厂

版 次 / 2003年4月第1版

印 次 / 2003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635 × 940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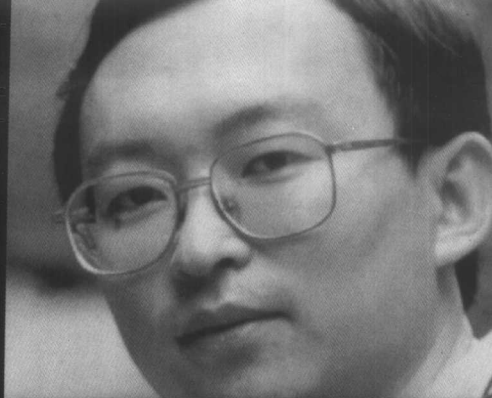
字 数 / 300千字

印 张 / 16.75

印 数 / 1—16000

ISBN7-5426-1772-9

C · 607 定价: 25.00元



余杰简历

一九七三年十月生于四川成都平原一个美丽的村落。中学时代开始尝试写作，发表有各类文学作品十余万字，并多次获奖。思想早熟，承接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之余绪，崇尚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

一九九二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二〇〇〇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在北大求学的七年间，除了致力于研究近现代思想史、文学史之外，还创作了近两百万字的文化评论和思想随笔。

一九九八年，部分作品结集为《火与冰》出版，在读者和学界引起巨大反响。迄今为止，已经出版作品十余部、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二〇〇一年至二〇〇二年曾任某广告公司策划总监。现为独立写作者。处女作《火与冰》被席殊读书俱乐部评为一九九八年“十大好书”（文学类）之一；社会评论《为自由而战》获《亚洲周刊》（英文版）“两千年度最佳评论奖”；二〇〇二年获美国“万人杰文化新闻奖”；二〇〇三年入选美国“国际访问者计划”访问学者。

余杰作品年表

- | | |
|------------------------|--------------------|
| 《火与冰》 | 经济日报出版社，北京，1998年 |
| 《火与冰》（修订本） | 天地图书公司，香港，1999年 |
| 《铁屋中的呐喊》 | 北岳文艺出版社，山西，2001年 |
| 《文明的创痛》（自选集） |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北京，1998年 |
| 《说，还是不说》 | 百花文艺出版社，天津，1999年 |
| 《尴尬时代》 | 文化艺术出版社，北京，1999年 |
| 《想飞的翅膀》 | 岳麓书社，湖南，1999年 |
| 《老鼠爱大米》 | 中国电影出版社，北京，2000年 |
| 《爱与痛的边缘》 | 大象出版社，河南，2001年 |
| 《香草山》 | 明报出版社，香港，2001年 |
| 《压伤的芦苇》 | 大象出版社，河南，2001年 |
| 《拒绝谎言》 | 新丝路出版公司，香港，2001年 |
| 《闪光石》 | 长江文艺出版社，湖北，2002年 |
| 《铁磨铁》 | 长江文艺出版社，湖北，2002年 |
| 《彷徨英雄路——近现代文史论集》（即将出版） | 开放出版社，香港，2003年 |
| | 北岳文艺出版社，山西，2003年 |
| |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2003年 |

读友（代序）

我把每一个读者看作一位好朋友，简称“读友”。我觉得，“读友”这个我自己发明的词语，比“读者”更加亲切和温馨。

这些年来，一直有人问我：你为什么选择写作这种许多人认为“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呢？你为什么愿意承担因为写作给个人带来的痛苦和压力呢？我回答说，原因很多，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通过写作，我能不断地认识许许多多的“读友”。在我写作的时候，我真切地知道，在千万里之外同样的一片星空下面，会有一颗颗的心灵与我的文字一起微笑或者哭泣。对于我来说，他们曾经是陌生人，但文字却能够让我们之间不再陌生，让我们成为具有某种神秘联系的“读友”。为此，我感谢文学、感谢写作，并无怨无悔地接受由此带给我的一切忧伤、不安和愁苦——与此同时，我也体验到了从事其他工作很难获得的幸福、快乐和宁静。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拥有多少位“读友”，但我确信在千山万水之外，至少有那么三五位“读友”会为我的某一篇文章、某一段话乃至某一个词而感动，并为之流下晶莹透剔的泪水。这就是我最大的安慰，这就是我写作的内在动力。

在我的“读友”中，最大的一部分是大学生。我经常去大学与他们面对面地交流，也经常收到他们的来信。不久前，我收到了一封人民大学的大学“读友”的来信。这位大学一年级的同学在信中说，他是在高三的时候读到我的处女作《火与冰》的。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离高考还有几个月，他偶然来到县城里的一家小书店，忽然看到一本名叫《火与冰》的书，这个奇怪的名字立刻吸引住了他。于是，他拿起来随便翻翻，没有想到

一翻就放不下了。“那家小书店里没有暖气，我就站在书架间的角落里一篇文章接一篇文章地读，简直就忘记了时间和空间。”由于囊中羞涩，他没有买下这本书，而是站在书店里花了几个小时从头到尾把所有文章都读完了。“读完这本书的时候，外边天已经黑了，我的脚也几乎冻得失去了知觉。”这次特殊的阅读经历，使这位“读友”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他被冻成了重感冒，发烧整整一个多星期。他在信中写道：“我虽然不完全同意你书中的观点，但你的书让我有豁然开朗之感，读完你的书我就像《桃花源记》里那个走出了曲曲折折的隧道的渔夫。从此，我开始思考什么是自由、什么是民主、什么是幸福、什么是尊严……”他一心要考上北大，却阴差阳错地上了人大。虽然有些遗憾，但他告诉我，学校的图书馆让他欣喜若狂，他天天都在图书馆里如饥似渴地读书和思考。我能够想象出这位学弟的样子，因为十年以前，我也跟他一样匆匆地奔波在从宿舍去图书馆的路上，扑向书本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我感到欣慰的是，我还没有失去昔日最宝贵的青春的热情，我还能够与大学生“读友”们息息相通。同时，我愿意把自己所经历的一切苦与甜、所观察到的一切善与恶统统告诉更年轻的“读友”们，他们都是我的弟弟和妹妹。

有一天，我收到了一个长途电话，是我不熟悉的声音，却亲切地称呼我“大哥”。对方告诉我，他是在内蒙边境哨所服役的一名陆军军官，也是我的一个忠实读者。这位军官兴奋地对我说：“我们还是半个校友呢。”我困惑了片刻，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毕业于石家庄陆军学院——当年，作为北大的新生，我在这所号称“中国西点”的军校里接受过长达一年的军政训练。那是一段极其难忘的岁月。提起我们共同拥有过的长着眼睛的白桦树、棋盘般的营房和嘹亮的军号来，我们顿时成了好像是认识好多年的老朋友。这位上尉军官告诉我说，当年即使是在野营拉练的时候，他也把我的书包在沉沉的背包里，一有闲暇就拿出来读。现在，到了遥远的边关，交通不便，信息闭塞，连报纸也要好几天之后才能送到，就更不知道我是否有新作问世了。“营房外面就是无边无际的雪原，积雪差不多有膝盖那么深。休息的时候，我把你的书都翻破了，然后再用旧画报仔细地包起来。虽然有点舍不得，但我还是把它推荐给士兵们读。”他还告诉我说，他不喜欢军队里森严的等级制度，却爱和士兵们打成一片。按照部队里的惯例，勤务兵要给军官挤牙膏、端洗脚水，但他不要勤务兵替自己做这些事情。他不仅自己不打骂士兵，还在连队里教育老兵不要欺负新兵。最后，这位军官“读友”郑重其事地对我说：“你的文章中曾经写到那些喜欢读普希金和托尔斯泰的俄罗斯军人，让我彻夜难眠。我知道了真、善、美，这一切都

要谢谢你的书。”这名“读友”的电话也让我彻夜难眠。我想，文学家固然不必去充当堵枪眼的黄继光，但文学家有责任在士兵的枪口放上一束美丽的百合花。

作曲家王西麟是我的一位忘年交“读友”。这位身材高大、脸庞像岩石般嶙峋而刚硬的老人，凝重得像一尊罗丹的雕塑。第一次见面，他就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在“文革”时所遭受的残酷迫害中，他的听力丧失了一大半——贝多芬也几乎听不见声音，上帝为什么要让音乐家失去听力呢？这是一个冷峻的问题。正因为听不见，所以王西麟说话的时候声如洪钟。他谈起老钱、摩罗和我的作品来简直了如指掌，谈起俄罗斯文学来更是滔滔不绝，他说：“我们殊途同归。”我听过王西麟创作于一九八九年冬天的杰作《第三交响曲》，那是对一百年中国苦难历程的史诗般的概括，“跋涉”、“苦涩”和“忧伤”三个乐章环环相扣，惊心动魄。莫斯科音乐学院教授、肖斯塔科维奇的好友瓦·尼·赫洛波娃，听了这首悲壮的交响曲后，激动地说：“这位中国作曲家继承了不屈不挠的肖斯塔科维奇的传统。如此辉煌的音乐，我想，肖斯塔科维奇会因之而欣喜不已。”一九六四年，因为批评官方极左的文艺政策，二十七岁的王西麟被开除公职下放山西十四年。他以一个“贱民”的身份，接触到了中国最底层的民众。只有大苦难才有大真实，只有大苦难才有大音乐，王西麟的命运和音乐，都与肖斯塔科维奇，惊人的相似。一个大雪纷飞的深夜，急促的电话铃声将我 from 睡梦中惊醒。话筒中，王西麟的嗓音还是那样的浑厚：“你要听肖斯塔科维奇，你要听肖斯塔科维奇！你的文字要像肖斯塔科维奇的《见证》那样！”他甚至在电话中哼起肖斯塔科维奇的乐章来。他喝醉了酒，我知道他心里很难受。生活这样的境遇中，谁的心里会好受呢？我不知道有多少作家、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能够成为历史的“见证”，但我愿意与王西麟这样的大艺术家一起挑战我们面前沙漠一般的沉默。

我的“读友”还有很多很多。隐居阴山的学者徐无鬼送给我索尔仁尼琴在劳改营中的照片，老画家赵文亮送给我他画的一幅挣脱囚笼的鸽子，老“右派”和美食家李树人老人带我遍尝成都的美食……当然，更多的还是那些不知名的、甚至没有见过面的“读友”。我相信，我从“读友”那里所获得的礼物、支持、鼓励和友情，是那些权势熏天的官员和富可敌国的商人所得不到的。其实，我并不孤独，我就生活在我的“读友”们中间。在每一个窗口里面，在每一棵大树下面，都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我们彼此是那样的熟悉，通过写作和阅读，我们学会了相爱，我们互相牵手和拥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没有力量的文学却最有力量。当然，我对我所生活的时

代并不抱乐观的估计，正像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所说的那样：“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们不热爱和不探索真理的时代。”每天都有人沦陷于黑暗王国。但是，我依然相信：还是有那么多朋友会一起走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在这条安徒生所说的“光荣荆棘路”上，一个火把连着一个火把。布莱希特说过：“为了使人能感觉到自己是一个人，就需要有人呼唤他一下。”我听到了那绵延不绝的呼喊的声音，那从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呼喊开始的声音。我愿意与我的“读友”们一起加入其中。

2003年2月12日

M

目 录

读友(代序) 1

第一辑 优孟之伪

| | |
|---------------------|----|
| 优孟中国 | 3 |
| “民工跳楼秀”:一个多么冷酷的新词汇! | 16 |
| “皇帝套房”的诞生 | 19 |
| 清官神话 | 22 |
| 斯大林与老教堂 | 25 |
| 铁蝴蝶飞不动了 | 28 |
| 日本人的“自尊心” | 31 |
| 田震:价值百万的名誉 | 35 |
| 巩俐上北大 | 38 |
| 池莉:名字的霸权 | 41 |

第二辑 文学之魅

| | |
|----------|----|
| 圣诞树 | 47 |
| 沈从文的嚎啕大哭 | 50 |
| 诗歌天堂 | 53 |
| 巨人的孤独 | 56 |
| 最出色的回击 | 59 |

U

F

U

| | |
|-----------------------------|----|
| 小号手的忧伤 | 62 |
| 大地的孩子 | 65 |
| 幸运杜内 | 68 |
| “风流”奈保尔 | 71 |
| 生活在“非人间”的“非人” ——评老村《人外人》 | 74 |
| 拼贴的印象,疲惫的中年 ——评韩少功《暗示》 | 79 |

第三辑 生命之光

| | |
|-------------------------------------|-----|
| 你是一颗星 ——致李尚平 | 85 |
| 从太空中看,地球没有边界…… ——写给为人类宇航事业献身的英雄们 | 89 |
| 那跟天上的星空一样灿烂的 | 93 |
| 永恒的美丽,永恒的生命 | 96 |
| 病中的曼德拉 | 99 |
| 让我们学会宽容 | 102 |
| 少年科比 | 105 |
| 阿富汗的电视机 | 108 |
| 楼兰律法 | 111 |
| 地铁速写 | 114 |
| 风中芦苇 | 119 |
| 教育者的伤痛 | 123 |
| “大综合”与“填鸭式” | 128 |
| 北大与清华 | 131 |



| | |
|-----------|-----|
| “差生”歧视可休矣 | 134 |
| 讷言者说 | 137 |

第四辑 时代之惑

| | |
|-------------------------|-----|
|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谎言是怎样炼成的? | 143 |
| 我们为什么不相信经济学家? | 147 |
| 什么力量比暴力更强大? | 153 |
| 航空公司为什么不道歉? | 157 |
| 谁在伤害我们的自由? | 160 |
| 谁把教师当“蜡烛”? | 163 |
| 他们为何呆若木鸡? | 167 |
| 怎样做一个演员? | 170 |
| 记忆在哪里错位? | 173 |
| 谁在造墓? | 176 |
| 龙永图的悲与喜 | 179 |
| 海婴:你不仅仅是“鲁迅的儿子” | 183 |
| 孩子的名片,父母的官职 | 186 |
| 韩东:请不要侮辱“诗歌” | 189 |
| 大学中的黑洞 | 192 |

第五辑 人物臧否

| | |
|---------------|-----|
| 晏阳初与李昌平 | 197 |
| 卢跃刚的恐惧 | 201 |
| 哪里有柔软的石头? | |
| ——为柔石诞辰一百周年而作 | 205 |

记忆与呼喊

- 向索尔仁尼琴致敬 210
- 首相府里的“楚河汉界” 217
- 施罗德：我“穷”故我“在” 220
- 史铁生：敬重病痛 224
- 金庸的伪善和妥协 227
- 曾国藩的“温情” 231
- 赵薇和她的敌人们 235
- 张健：一个人的横渡，还是一个民族的横渡？ 238
- 史玉柱：点石成金的狂想曲 242
- 小兵为国葬 245
- 求索爱的光芒——答康志刚问（代跋） 249
- 附记 259

DIYIJI.
YOU MENZHIWEI

● 第一辑

优孟之伪

优孟中国

“民工跳楼秀”：一个多么冷酷的新词汇！

“皇帝套房”的诞生

清官神话

斯大林与老教堂

铁蝴蝶飞不动了

日本人的“自尊心”

田震：价值百万的名誉

巩俐上北大

池莉：名字的霸权

何况到而今，即早生盛世唐虞，不过及身观梦幻；
明知终一朝，剩片刻当场傀儡，自将苦口入笙歌。

——谭嗣同《戏台联语》

优孟中国

小时候,奶奶经常带我去看川剧。家乡有一个小小的县级川剧团,演员们定期在县城中心一个简陋的剧场里演出。小小的我,既看不懂复杂多变的剧情,也听不懂悠长回旋的唱腔,刚开始时还被舞台上绚烂的布景和鲜艳的戏服所吸引,不久就在奶奶的怀里睡着了。一觉醒来,天色已黑,场地里满地是橘子皮和瓜子壳。奶奶背着我回家,慢悠悠地走在长长的青石板路上,一路上还自得其乐地哼着熟悉的剧中唱词。

有一位与母亲同龄的邻居阿姨是川剧团的一名团员。原来我不知道她的身份,母亲偶然告诉了我,当我知道这个小小的“秘密”之后,观察这位阿姨的眼光就悄悄地发生了细微的变化。以前,在我的眼中,这位阿姨跟母亲一模一样,都是普通的家庭妇女;此后,在我眼中,她却成了一个从舞台上走下来的人,一举手、一投足之间,都像在演戏。我开始与这位阿姨保持一定的距离,她就像镜子里飘忽不定的影子,给我一种虚幻缥缈的、极不真实的感觉。每当她拎着一个菜篮子上街买菜的时候,我就感到困惑不解:像她这样的人,还用得着去买菜吗?戏里的人物,难道也得像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一样吃饭?

这是孩子的思维方式。在孩子心目中,演员都是传奇人物,都是聪明绝顶的人。他们高居于日常生活之上,悠然注视着舞台下的大众;他们能够记住铿锵的台词,仿佛把整个世界都掌握在手中。孩子不满足于贫瘠单调的现实生活,因而对舞台充满热切执著的渴望。孩子当然不明白“舞台小人生,人生大舞台”这么深奥的哲理,这个哲理必须等到孩子饱经生命的风霜之后才能领悟到。很多年之后,当我读莎士比亚的剧本时,在《第十

二夜》中发现了这段话,顿时像被闪电击所中一样震撼了:“这个人去做俳优是够聪明的了。干这个营生,真是很需要一点聪明,他必得观察他们所取笑的人们的心情、那人的人品,与时间得当否。并且还要似未受过训练的苍鹰,对于面前的每一个飞禽都要追逐。这一种工作与智慧者的精心艺术一样充满了辛苦。因为他用聪明所表现的愚蠢是恰当的,但是聪明人若跃在愚蠢里,却要把聪明污损了。”莎士比亚既是作家,又是演员;既是旁观者,又是介入者。在舞台上,他发现了幕前、幕后的分野;在生活中,他更发现了那道一般人看不见的“幕布”——那些看起来最聪明的人,其实就是自由自在地出入于这道幕布的人。如何才能自由自在地出入于幕布内外呢?那么,你必须给自己戴上一个面具。所有的戏剧说到底都是戴着面具的舞蹈。

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间,三位优秀的中国导演都把目光瞄准了优孟生涯:侯孝贤拍摄了《戏梦人生》,陈凯歌拍摄了《霸王别姬》,张艺谋拍摄了《活着》。这三部电影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中国人的生活高度“优孟化”的状态。无论是木偶戏还是皮影戏乃至作为“国粹”的京剧,都已经抽象化成为某种象征和隐喻。电影中的主人公选择了纵身一跃进入戏剧之中作为逃避现实压力的方法,他们是电影中的“剧中人”,他们戴上了双重的面具。时空颠倒了。保加利亚作家卡内提在《群众与权力》中专门谈到“形象与面具”,他指出:“在这一个面具后面可能会有另一个面具,没有什么阻止演员在一个面具后面再戴上另一个面具。我们发现很多民族都有双重面具:揭开一个面具跳跃到另一个面具,而这一个也是面具,是特别的终极状态。”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人脸上的面具最多,就像川剧的变脸一样,脱去一层还有一层,无穷尽也。我们再也无法相信真实,我们把虚假当作真实。我们戴着面具生活太久了,我们成为自己的演员。我们本来希望通过戏剧和面具逃脱灭顶之灾,没有想到却更是深陷于一片无边的沼泽之中。

关于面具,晚清著名的维新人士、《时务报》主办者之一汪康年,在《汪穰卿笔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个颇让人玩味的故事:

尝见法国画报上一红顶花翎之大员,高坐堂皇,手携鬼脸二具;下有小官朝服跪拜,两手高拱,献元宝两锭。报下书:“小官云:‘请大人赏脸。’大官云:‘好极。适才日本公使送我二具,那个标致的,我欲与姨太太借光;这个恶狰狞可怕的,即赏与尔,尔出去办事,尤体面得很。’”嗟夫!官场傀儡,当局者暮夜苞直,以见鬼蜮伎俩传为衣钵,而

与国之旁观者早已窥见肺肝，宜乎甲午一败而庚子再败也。

对于故事中该大官赏赐给小官的“日本鬼脸”的来历，汪康年还有一番考证：“鬼脸之制，日本为最。东京某日町业此者比邻而居，约数十百家，睁目张牙，鬼头鬼脑，种种幻想，五色烂斑，莫可穷诘。”其实，汪氏要讽刺和批判的，并非此种“看得见”的“鬼脸”，而是中国文化中源远流长的“鬼蜮伎俩”和“优孟传统”。汪康年已然认识到，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于日本，并非军舰数量少、士兵战斗力弱、军官指挥不力等外部原因，其根源乃是“官场傀儡”和“鬼蜮伎俩”，也就是根深蒂固的“瞒与骗”（鲁迅语）的文化和政治特性。中国人固然很聪明，但这种聪明仅仅是把“屡战屡败”改写为“屡败屡战”的聪明；中国人固然很勤劳，但这种勤劳仅仅是苦练表演招式，让面具内化为面部肌肉的勤劳。通过这个小故事，汪康年极其沉痛地揭示出了这种可怕的现实：我们生活在一个互相欺骗和捉弄的优孟王国，我们从来没有真实、诚恳、认真地生活过。我们的历史打上了浓重的“优孟史”的烙印，我们的文化染上了“优孟文化”的致命毒素。在这个与现实生活几乎“同构”的舞台上，无论皇帝还是弄臣，无论官僚还是黎民，都兼有“骗人”和“被骗”的两重身份。

晚清名伶德君如是穆彰阿之孙，他却不顾显贵的出身，“下海”而为艺人。家人强迫他承袭爵位，他断然拒绝。叔父萨廉骂他自甘下贱，玷辱门风，将他逐出宗族，注销族名。即便如此，德君如也绝不回头。有朋友劝他归家继承爵位，他却说：“我在舞台上一身而兼帝王将相，威重一时，为何要回家？”友人说：“这戏中的帝王将相可是假的。”他反驳说：“天下事还有什么是真的？”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大绝望。在一个举世皆骗子的世界上，德君如认为：既然我无法揭穿所有的谎言，那么我干脆就去做那个明目张胆地宣称自己是骗子的演员。这种绝望正如鲁迅所说的，是铁屋子中的人醒来之后发现无法打破铁屋子的绝望。与当年“鼓盆而歌”的庄子一样，德君如选择了“假作真时真亦假”的舞台生涯作为最后的救赎。然而，这种救赎不仅无法消除个体生命的苦痛，而且加剧了社会的整体性崩溃。它就像一剂麻醉剂，等药效过去之后，你拥有的依然是刺骨的疼痛。

而说谎者、骗子无赖们，却能活得比德君如这样“醒了却无路可走”的人更加快乐和“成功”。道光朝，大臣曹振镛担任首辅。他一身历任要津，一直以恭谨为宗旨，厌恶后生躁妄之风。门生后辈有担任御史监察之类职务的，前去拜见老师时，他便告诫说：“毋多言，豪意兴。”于是，这些部门全都循默守位，长久便成为风气。曹氏晚年恩礼益隆，身名俱泰。有一